

01

葵花园



盛夏，沿途开满了粉红色蔷薇花的傍晚。

天空像一只巨大的陶瓷蓝花碗，干燥、明亮、咸脆，灼热得似乎咔嚓一声，随时都会四分五裂。我此刻胸膛憋闷得就恨不得天空立刻碎掉，碎成朵朵锋利的瓷片砸下来，砸到那些聪明人的脑袋上去。

请原谅我的心理失衡。因为我中考落榜了。我的成绩非常非常糟糕，足以让我的双亲大人同时不省人事。

如果你有一个既聪明漂亮乖巧又极度受宠而且还是中考状元的姐姐，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我穿着明绿色的宽阔长 T 恤，胸前印着一溜儿正张开嘴巴唱歌的小孩儿。洁白的七分裤，左裤腿上印着明绿的鱼骨头。我的绿凉鞋上端是两串晶莹的青葡萄，中间串着丝带，我把它

们解开来，分别系在两个弯弯的自行车把上。

我心情不好时就喜欢赤着脚到处乱走，才不管突出地面的小石子会不会硌疼脚。

我赤着脚走在滚烫的草丛中，十个透明的脚趾甲染上了明艳的桃红色，看起来就像十朵飞舞在绿草中的蔷薇花。是用刚上架的梅豆叶包上凤仙花染的，揉碎的花瓣里掺了明矾和盐，染出来的颜色格外鲜艳。

刚刚染好时，我坐在紫藤椅上，高高地把光脚放在阳台上，小心翼翼地晾着还沾着湿漉漉花瓣的脚趾甲。黏稠的空气被我摇晃的脚趾晃出了一波一波活泼的粉红色。

姐姐走过来冲我的脚撇了撇嘴，娇声细气地冲楼下喊：“爸爸，你看乔翘！”

腰间系着黑红碎花的围裙、戴着粗笨的黑框架眼镜、身上幽幽散发着难闻的鱼腥味的爸爸立刻配合他最喜欢的大女儿从厨房里跑了出来，一看到我那满不在乎的样儿，立时气结：“乔翘！你看你成什么样儿了？又野又妖！马上给我把脚趾甲搞干净！”

“搞不掉的，掺了明矾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脸无辜地看着爸爸，“除非用小刀慢慢刮，可这样肯定会弄伤脚趾的。如果你不怕我疼，就把刀子递给我吧！”

“常有理！你这个常有理！”爸爸每次被我气得浑身颤抖

无话可说时都这么说，“总有一天我会被你气死！唉！我怎么生了你这个胡搅蛮缠的女儿？哪家也没见过有这么野的女孩子啊，比男孩子还难管！”

“爸爸别生气，还有楚楚呢！楚楚永远听爸爸的话。”学校闻名的一等模范生——我姐姐乔楚立刻乖巧地去给爸爸抚背。喊，马屁精！抚什么抚啊，他又没咳嗽。

爸爸受到了安抚，脸上顿时绽放出一大朵菊花：“楚楚，爸爸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芦蒿炒香干！”

“啊！爸爸好伟大！爱死你了！”乔楚同学夸张肉麻地大叫起来，也不管人家的耳朵受不受得了。我斜眼看着她使劲地亲了她伟大的爸爸一口，然后父女俩亲密地手挽手走进厨房里，我狠狠地揪了一片种在花盆里的茴香叶子，猛地扔到楼下去。

爸爸从来没挽过我的手，除非我横穿马路差点被车撞到时。不过那也不是挽，而是死命地一拽，拽得我魂飞天外后再把我骂得七荤八素。

我妈妈则常常无奈地叹息说，哎，没办法，小时候给她们抓周时，楚楚抓的就是一支笔！而翘翘抓的居然是胭脂盒！真是三岁看老，她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学习上……以下省略无数句喋喋不休加恨铁不成钢。

绿草吸饱了白天的热气，变得软绵绵的，只是草茎不时刺在脚底板上，痒酥酥的，不一会儿我的脚就失去了知觉，零零星星地沾上了青草汁水，弄得黏糊糊的。

走过大桥后，拐进那条狭窄的新修好的公路，道路两边长满了繁盛的芦苇，一条条葱绿的叶片像狭长的剑一样直刺天空，被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得很欢喜，间或从中微微露出刚结的金红芦棒。

我把自行车支在路边，跑过去猛地一跳，拽住一根嫩嫩的芦棒，用力把它扭下来，插在脱落了很多漆的自行车龙头上。我的自行车也是藏绿色的。我什么东西都要绿色，觉得它温暖又明亮。姐姐则撇着她那可愛的樱桃小嘴鄙夷我喜欢田鸡色。

要下一个很陡的河坡了。我跨上自行车，光着脚板用劲一蹬脚踏板，两个轮子就飞跑起来。我趁势张开双臂，“啊呜呀啊哇啦”地胡乱大声叫着，飞驰下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吹进我的绿玫瑰耳钉的缝隙里，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音乐般的声音。浓绿的大片芦苇呼啦啦地从我眼前飞过。我被风的速度鼓舞着，兴奋得尖声大叫。

冷不防从另一条路上突然拐过来一辆红色山地车，我来不及刹车，直冲冲地向那辆耀眼的红车子撞去。红车子的主人吓得尖叫起来：“哎哟哎哟！”可惜再哎哟也晚了，我来不及作

任何思考就发现自己擦着坚硬的柏油马路，漂亮地摔在了地上。左胳膊立刻就火辣辣地疼了起来。这疼痛让我觉得有些安慰，总算没摔得失去知觉，残废不了。

那人也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崭新的自行车蹭掉了一大块漆，龙头也歪到了一边。

“你小子怎么看路的？你眼睛长到脚底板上去啦？骑得这么猛！”那人费力地从地上爬起来，一张口就不干不净的。

他穿着一件青蛙色的V领T恤，长了一张青蛙脸，绿中泛青，凸凹不平，皮肤粗得既像磨墙用的砂纸，又像黑牛皮。一双小眼睛毛嘟嘟的，有点斗鸡眼。肥大无比的牛仔裤长长地拖在地上，稍一走动，蓝色的布就擦得地面嚓嚓响。束着艳红的软皮带，皮带右侧垂着无数条数也数不清的链子，有铁制的一颗颗小珠子串在一起的，有锁链形状的，有葫芦形的，叉着腰的粗壮手臂上则围着一条宽宽的棕色牛皮绳，顶端拴了个乌黑的骷髅头。左手手腕处刺了一只展翅欲飞的蓝蝴蝶。年纪和我差不多大，长得却比三十开外的男人还老。

“你小子怎么看人的？你眼睛长到脚底板上去啦？看不出我是女孩子啊！”落榜的事弄得我烦躁不已，看到什么都想冲过去踹一脚，这人说话这么冲，我的小火苗顿时就熊熊燃烧起来了。

“噢，原来你是女孩子呀！头发这么短，我还真没看出来！”

青蛙男转转眼珠，滴溜溜地上下打量我，声音柔和下来，笑嘻嘻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玉米牙。

我的头发是标准的麦茬头，根根都向上竖起，乍一看上去仿佛刚收割过的小麦地，泛出隐隐的青光，短得能清楚地看到粉红色的头皮。姐姐每次看到我都从鼻孔里甜笑着说，乔翘同学，只需用燃烧的香给你再烫几个焦斑，你就可以直接念“阿弥陀佛”了。

这头发是我自己剪坏掉的。有段时间，不知道哪股风吹的，每个人都跟自己的头发较上了劲，都嫌黑黑的颜色太土，拼了老命想搞得闪亮一些。姐姐偷偷买了两管很便宜的劣质染发剂，一管葡萄红，一管栗子黄。晚上躲到房间里弄湿头发，拿塑料牙签小心地蘸上染发剂，用梳子梳起一缕，染上一缕，一缕红，一缕黄，一缕红再一缕黄。

“这叫挑染，你懂不懂？”她得意扬扬地鄙视一头黑发的我，好像我土得掉渣渣。

“我就不懂了。你既然想染，干吗不干脆染完，小家子兮兮的。”

“嘁！笨蛋！全染了不一下子就被爸妈发现了？我才不会像你这么傻！喂！你过来帮我一下，后面的我染不到。”

“滚一边去，我又不是可怜的女仆。”我拎起一条竹凳到阳

台上看书去了。

“什么？你竟敢让我滚？乔翘你太粗鲁太放肆了！看我不告诉爸爸！”姐姐在屋里气急败坏地喊。

“需要我帮你把他喊过来吗？”我迅速探进头，一本正经地问。

“滚你的吧！死乔翘！”姐姐咬牙切齿。

“哟！原来我们亲爱的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市三好学生、中考状元也会说粗话啊！还动不动就让人死，可真让人大饱耳福，刮目相看啊。厉害厉害！”

“乔翘我告诉你，你敢惹我生气，有你好受的！”这位才貌双全端庄漂亮高贵优雅的好学生在家里也就这点本事，动不动就叫嚣着“乔翘我告诉你”来威胁我。

“高贵的大小姐！乔翘岂敢？”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喂，不许把我染头发的事告诉爸妈！”她冲我一挑高傲的下巴，眼神儿居高临下，仿佛我是靠她施舍的鱼骨来活命的臭猫一般。

“嘁！我又不爱拍马的屁股。”

“死乔翘，你等着瞧……”

我从来不屑于告密，但她伟大的爸爸还是看出了端倪。那天在疯狂地把鱼肚子上鲜嫩的肉扫荡干净，再夹到他心爱的大

女儿碗里时，忽然筷子一颤，无力地滑落到桌子上。

“啊，宝贝！你的头发怎么了？怎么看起来这么枯黄？是不是营养不良？”爸爸惊慌失措。

你听听，肉麻不肉麻！这么大了还喊她“宝贝”，却从来没喊过我！我的昵称倒比她的多，分别是“倒霉孩子”和“捣蛋鬼”，对了，还有一个“常有理”。

“噢，没什么啊，我很好。”姐姐躲躲闪闪地拢了拢黑发，以遮住那些红毛和黄毛。

“哎哟！是学习太紧张了哦！用脑太多了哦！在学校吃得不好，营养又跟不上……唉！唉！”爸爸痛心疾首。

“老乔，那以后你中午就去学校给楚楚送饭好了！学习这么辛苦，一定得好好补补！明天我就去菜市场买猪脑子和鲫鱼。”妈妈当机立断。

“吃什么补什么，吃了猪脑子就变猪脑子！”我小声嘟囔着。他们看样子根本没有要给我送好饭好菜补充营养的打算，连提都没提。

“你乱说什么？捣蛋鬼！”爸爸弓起食指敲了我一个爆栗，笑着说：“看乔翘头发黑得简直能滴油！营养足足的，根本不用补充了，哈哈！”

我猛地把碗一推，筷子响亮地摔在桌子上，头猛地甩开爸

爸作势要揪我头发的手，再狠狠地一脚踢开阻挡我的凳子，脚步重重地走到阳台上去。

碗里还剩下半条刚才我没舍得一口气吃完的红烧马鲛鱼。人人都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菜。有一次妈妈把一堆快放坏了的冰冻马鲛鱼拌上马铃薯粉炸了炸，结果那些天我根本不思茶饭，每天一回家就直奔马鲛鱼那儿，左手一条，右手一条，当零食一样，边看电视边啃，啃得啧啧香，无比幸福。那狂放的样儿再次把爸爸气得呼吸困难，说话结巴：“乔翘……你给我住嘴！不准再这样吃了，一个女孩家，成什么样子？将来长大了找婆家都困难。”

听听，多庸俗！教育我都想不出什么光明远大的志向，让我无限憧憬一会儿。难道我辛辛苦苦长这么大就是为婆家而活的吗？鼠目寸光！

我愤怒地把那几个目光短浅的人甩在屋里，耳后传来妈妈恼怒的谴责声：“什么时候你攒够一顿再说！乔翘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等你攒够一顿再说！”喊！我都15岁了，妈妈还像对我小时候那样，把我做的小坏事都一一记下来，等哪天她觉得加在一起够理直气壮地打我一次了，就把我逼向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揍我一顿，希望我记得这刻骨铭心的疼痛，一一改正。

可惜我每次都让她失望。她打得我再疼我都没刻骨铭心过。

而姐姐则几乎没挨过打。仅仅有一次，我们还很小，在外面学了骂人的话，回来两人对骂，骂着骂着就开始厮打，谁也拉不开。妈妈来了，啪啪啪，先在我屁股上抡了几巴掌，姐姐吓得立刻松开了手。妈妈高高举起手问她，以后还骂不骂人了？姐姐顿时娇弱地哭起来，一头扎进妈妈怀里，呜咽着说再也不骂了，我听妈妈的话！妈妈首战告捷，很是激奋，转过头来又高高举起巴掌问我，以后还骂不骂人了？我睁大眼睛无辜地说，不是我先骂的。

“我没问谁先骂，我问你以后还骂不骂！”

“真的不是我先骂的，姐姐骂得比我更凶。”

啪啪啪！

“还敢顶嘴！还顶不顶？”

“不是我……”

啪啪啪！

“本来就不是我……”

啪啪啪啪啪！

那天妈妈和我较上劲了，一直问我，然后一直啪啪啪，直到被响声震惊了的爸爸赶过来把她拉走，她边走边说，手麻了手麻了。

我的脸肿得比猪头还肥，但是我没哭。一滴眼泪也没掉。因为我说的实话，我没有说谎。即使当时保证我不骂了，也

不能说“再也不骂了”，傻瓜都知道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妈妈当然不是傻瓜，可她就相信这话，喜欢听这样柔软娇弱的话。

我跑到阳台上去看我的向日葵园。

每个到我家阳台上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把嘴巴张得像双黄鸭蛋一样大大圆圆的。

因为在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的坚固高楼上，我家居然能开辟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向日葵园！

现在请容我很荣幸地告诉你，这向日葵园的主人是我。

两年前，爸爸带我们回老家，我兴奋地在野外蔓生的葱绿植物丛里跑来跑去，折碧绿的芦苇，采金黄的野菊花，用毛毛草编成绿茸茸的小兔子斜插在我的歪辫子上。

在那条大河边，我看到有一户人家正在搬家，院子外乱七八糟地扔着好几个笨重的空木箱，有的箱子盖都坏掉了，紫色的漆快掉光了，盖板倒在一边。

就在此时，我眼前忽然浮现出了一棵棵苍绿苍绿的向日葵，仰着娃娃一样天真无邪的圆圆面庞，怒放着耀眼的金色光芒，简直让我睁不开眼睛。

我再也无法把视线从那几个破旧不堪的木箱子上移开了。

我着了魔似的走过去，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叔叔正忙着把书架往车上搬，满头满脸的汗。我立刻帮他扶住书架的一角，奋力往车上推。

叔叔回头看着我微笑：“谢谢你！”

“不用谢，我很有力气。”我扑闪了两下眼睛，“叔叔，这木箱子你们还要吗？”

“噢，这个呀，不要了，太旧了，再说也太重，带不走。”

“那，你想怎样处理它们呢？”我乖巧地看着他。

“这……倒还没想好。”他显出为难的样子。

“要不我帮你拿走好不好？”我体贴地为他排忧解难。

“你？你要这个干什么？养兔子吗？”他觉得不可思议。

“不是。我要用来种花。”我认真地说。

“种花？去鲜花市场买个漂亮的花盆不好吗？这么笨重的木箱子能种什么花？”高大的叔叔此刻困惑得像一头黑熊了。

“种向日葵啊！”我无比欣喜地告诉他，“无论哪一种花盆都种不下向日葵，只有用这个才行。”

“在木箱子里种向日葵？”他惊讶得眼睛瞪成了玻璃球，“我平生第一次听说！那你怎么带走呢？”

“我很有力气的！我可以搬，也可以用绳子拖，反正总会有办法的。”我雄心勃勃。



“真是……真是……”叔叔说不出话来。

等我一个个把木箱子搬回家时，家里那三个人也震惊得瞬间失语了。

好半天，姐姐才尖叫一声：“乔翹！你把这脏兮兮的破箱子搬回来想干吗？我看你不把家里搞成垃圾城不甘心哪！”

爸爸立刻接过了他心爱的大女儿的话茬：“捣蛋鬼！你这小脑瓜里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些什么啊？怎么把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捡呢？”说着他就伸出一条腿来想把其中一只箱子踢出去。

“不许碰我的东西！”我抢先跨过去，一屁股坐在满是灰尘的箱子上。

“裤子！才给你买的小魔鱼裤子！”这次尖叫的是妈妈。姐姐那高耸入云的尖嗓门就遗传自她。

“你到底把这些东西搬回来想干什么？”爸爸觉得自己应该发扬一下家长的民主作风，特意把声音放温柔一些，妄想收买我。

“种向日葵。”我把几个箱子都收拢到自己腿边，护着它们。

“天哪！你疯了吧？”姐姐哈哈大笑起来，“城市里哪有一寸泥土供你种向日葵？见鬼哦！”

我不理她，坚决地说：“我要种。我一定要种。种子我都有了。”说着，我从椭圆形的裤兜里掏出一把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生葵花籽。



“哪儿来的这鬼玩意儿？在人家田里偷的吧？”姐姐说着走上前，想捏一颗。

“别碰我的花！”我迅速把手握起来。

“讨厌的小气鬼！”姐姐愤愤地冲我斜眼。“我看你怎么把这些破烂玩意儿带到城里去！车上根本不许放的！哼！”

“我不坐车。我骑自行车带回去。”我平静地看着他们。

“哈哈！好，你强，你牛，你厉害！”姐姐不住地冷笑。

结果那天我真的借了一辆笨拙如牛的加重型自行车，去田野里挖了新鲜的泥土，装在箱子里，然后用三股的尼龙绳把箱子捆得结结实实，每次带一个，一连带了五次，才把这些沉重的宝贝通通带回家去。

上楼时，我无法一口气把它们搬上去，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挪。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一把。他们都恨死了我把这些脏乎乎的东西带回家。

全部把它们在阳台一角摆放好后，我身上厚厚的牛仔裤都湿透了。汗水像细长的豆青虫一样从我脖子上往下爬。我撩起蓝白相间的格子衬衫擦擦汗，慢慢地坐在五个可爱的、正温柔地散发着棕色光芒的木箱子中间。

它们像五瓣温柔的花瓣，暖洋洋地包围着我。我坐在中间。

那晚，沐浴着柠檬黄的月光，我虔诚地用手指挖开泥土，

把裤兜里所有的葵花籽都轻轻地放在圆锥形的小洞洞里，一次又一次地对每一颗葵花籽说：“一定要好好长大，好好开花噢！你们都是属于我的！哈哈，我有了这么多的向日葵花！”

九颗被祝福过的葵花籽就那样温暖地躺进了温暖的泥土里。

这些亲爱的植物们的力量是多么惊人啊。此后的日子里，无论姐姐怎样讽刺挑剔它们，它们都义无反顾地飞快地往上抽枝拔叶，心形的大叶片无比可爱地舒展开来，一叶叶在风中快活地摇晃着，像我涂得桃红桃红的脚趾甲一样自由不羁。很快，顶端最柔嫩的枝干上就燃亮了金色的大花盘。先是一盏两盏，后来似乎是一夜间，所有的向日葵都齐刷刷地开放了！个个都顶着灿烂辉煌的大花盘迎接每天初升的蔷薇色的太阳。

想想看，在寸土寸金的钢铁森林里，能够躺在这样一片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葵花园里晒太阳，看月亮，让星光轻柔地漫洒在身上。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我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这种心情。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一回家，我第一件事就要跑上楼去看看我的葵花园，无论做什么事，也一定要坐在葵花中间做，时不时地就要抬头看那些坚硬而温柔的花盘。它们那么美丽夺目，它们通通属于我。

那天，逃离开饭桌的我坐在沉默在月光下的葵花园里，一



个人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夜晚洒下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脚。

此后，姐姐每天中午都能吃到妈妈花样翻新的拿手好菜。有一天她吃厌了，也可能良心发现了，又买了管很便宜的劣质染发剂，在一个月高风黑的夜晚把精心挑染过的红毛黄毛染黑了。

第二天，爸爸看到姐姐漆黑发亮的头发，惊喜万分地喊：“楚楚妈！快来看！猪脑子和鲫鱼真有用呐！楚楚的头发变黑了！”

就在那天，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恨死了自己那一头粗硬的刺猬般的怒发。我先是在屋里翻出一把锋利的剪刀，也不照镜子，胡乱地在头顶乱剪一气。然后把地上的乱发收起来，用手指在葵花旁挖土，把断裂了的头发埋进去。

那几天天很干，太阳很毒，天天浇水，葵花脚下的泥土还是龟裂了，土质变得非常坚硬。我用力地挖着，不管不顾地挖着，很快，我的手指流血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鲜艳的血温暖地流过我的指尖，轻轻滴落在干涸的泥土里。

从楼下袅袅地飘上来乳白色的清蒸鲫鱼的香气。那是姐姐最爱吃的，鱼身上的刺很细小很密集，一不小心就会刺伤嘴巴，我从来都吃不好这种精致的鱼。我没有吃饭，也没有对他们打招呼，顶着一头剪得零零落落的乱发，跑到外面的理发店里去。

我去了离我家不远的那家价钱最便宜的理发店。我一向都